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韓詩外傳 第三卷

傳曰：昔者舜甌盆無糧，而下不以餘獲罪；飯乎土簋，啜乎土型，而農不以力獲罪；■衣而■領，而女不以巧獲罪；法下易由，事寡易為功，而民不以政獲罪。故大道多容，大德眾下。聖人寡為，故用物常壯也。傳曰：「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。」忠易為禮。誠易為辭，賢人易為民，工巧易為材。《詩》曰：「政有夷之行，子孫保之。」有殷之時，谷生湯之廷，三日而大拱。湯問伊尹曰：「何物也？」對曰：「谷樹也。」湯問：「何為而生於此？」伊尹曰：「谷之出澤，野物也。今生天子之庭，殆不吉也。」湯曰：「奈何？」伊尹曰：「臣聞妖者，禍之先；祥者，福之先。見妖而為善，即禍不至；見祥而為不善，則神速不臻。」湯乃齊戒靜處，夙興夜寐，弔死問疾，赦過賑窮。七日而谷亡，妖孽不見，國家昌。《詩》曰：「畏天之威，於時保之。」

昔者周文王之時，蒞國八年，歲六月，文王寢疾，五日而地動，東西南北不出國郊。有司皆曰：「臣聞地之動也，人主也。今者君王寢疾，五日而地動，四面不出國郊。群臣皆恐，請移之。」文王曰：「奈何其移也？」對曰：「興事動眾，以增國城，其可移之乎？」文王曰：「不可。夫天之道，見妖，是以罰有罪也。我必有罪，故此罰我也。今又事興事動眾，以增國城，是重吾罪也。不可以之。昌也請改行重善，移之，其可以免乎？」於是遂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；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；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；遂與群臣行此，無幾何而疾止。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，之後，四□三年，凡蒞國五□一年而終。此文王之所以踐妖也。《詩》曰：「畏天之威，於時保之。」

王者之論德也，而不尊無功，不官無德，不誅無罪。朝無幸位，民無幸生。故上賢使能，而等級不逾；折暴禁悍，而刑罰不過。百姓曉然，皆知夫為善於家，取賞於朝也；為不善於幽，而蒙刑於顯。夫是之謂定論，是王者之德。《詩》曰：「明昭有周，式序在位。」

傳曰：以從俗為善，以貨財為寶，以養性為己至道，是民德也，未及於士也。行法而志堅，不以私欲害其所聞，是勁士也，未及於君子也。行法而志堅，好修其所聞，以矯其情，言行多當，未安論也；知慮多當，未周密也。上則能大其所隆也；下則開道不若己者：是篤厚君子，未及聖人也。若夫百王之法，若別白黑；應當世之變，若數三綱。行禮要節，若性四支；因化之功，若推四時。天下得序，群物安居，是聖人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明昭有周，式序在位。」

魏文侯欲置相，召李克問曰：「寡人欲置相，非翟黃則魏成子，願卜之於先生。」李克避席而辭曰：「臣聞之，卑不謀尊，疏不問親，臣外居者也，不敢當命。」文侯曰：「先生臨事勿讓。」李克曰：「夫觀士也，居則視其所親，富則視其所與，達則視其所舉，窮則視其所不為，貧則視其所不取：此五者足以觀矣。」文侯曰：「請先生就舍。寡人之相定矣。」李克出，遇翟黃，曰：「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，果誰為之？」李克曰：「魏成子為之。」翟黃悻然作色曰：「吾何負於魏成子！西河之守，吾所進也。君以鄴為憂，吾進西門豹。君欲伐中山，吾進樂羊。中山既拔，無守之者，吾進先生。君欲置太子傅，吾進趙蒼。皆有成功就事，吾何負於魏成子！」克曰：「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，豈比周以求大官哉！吾問置相，非成則黃，二子何如。臣對曰：「君不察故也。居則視其所親，富則視其所與，達則視其所舉，窮則視其所不為，貧則視其所不取：五者以定矣。何待克哉！是以知魏成子為相也。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？魏成子食祿日千鍾，什一在內，以聘約天下之士，是以得卜子夏、田子方、段乾木，此三人，君皆師友之。子之所進，皆臣之。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？」翟黃遂巡再拜曰：「鄙人固陋，失對於夫子。」《詩》曰：「明昭有周，式序在位。」

成侯、嗣公，聚斂計數之君也，未及取民也；子產取民者也，未及為政也；管仲為政者也，未及修禮。故修禮者王，為政者強，取民者安，聚斂者亡。故聚斂以招谷，積財以肥敵，危身亡國之道也。明君不蹈也。將修禮以齊朝，正法以齊官，平政以齊下。然後節奏齊乎朝，法則度量正乎官，忠信愛刑刑乎下。如是百姓愛之如父母，畏之如神明。是以德澤洋乎海內，福祉歸乎王公。《詩》曰：「降福簡簡，威儀反反。既醉既飽，福祿來反。」

楚莊王寢疾，卜之，曰：「河為祟。」大夫曰：「請用牲。」莊王曰：「止！古者聖王制祭不過望。濉、漳、江、漢，楚之望也。寡人雖不德，河嶠所獲罪也。」遂不祭，三日而疾有瘳。孔子聞之，曰：「楚莊王之霸，其有方矣。制節守職，反身不貳，其霸不亦宜乎？」《詩》曰：「嗟嗟保介。」莊王之謂也。

人主之疾，□有二發；非有賢醫，莫能治也。何謂□二發：痿；蹶；逆；脹；滿；支；膈盲；煩；喘；痺；風：此之曰□二發。賢醫治之何？曰：省事輕刑，則痿不作；無使小民饑寒，則蹶不作；無令財貨上流，則逆不作；無令倉廩積腐，則脹不作；無使府庫充實，則滿不作；無使群臣縱恣，則支不作；無使下情不上通，則膈盲不作；上材恤下，則盲不作；法令奉行，則煩不作；無使下怨，則喘不作；無使賢伏匿，則痺不作；無使百姓歌吟非謗，則風不作。夫重臣群下者，人主之心腹支體也。心腹支體無疾，則人主無疾矣。故非有賢醫，莫能治也。人皆有此□二疾，而不用賢醫，則國非其國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多將★★，不可救藥。」終亦必亡而已矣。故賢醫用則眾庶無疾，況人主乎？

傳曰：太平之時，無暗聾跛眇，■蹇侏儒折短。父不哭子，兄不哭弟。道無襁負之遺育。然各以其序終者，賢醫之用也。故安止平正，除疾之道無他焉，用賢而已矣。詩曰：「有瞽有瞽，有周之庭。」紂之餘民也。

傳曰：喪祭之禮廢，則臣子之恩薄。臣子之恩薄，則背死亡生者眾。《小雅》曰：「子子孫孫，勿替引之。」

人事倫則順於鬼神，順於鬼神則降福孔偕。《詩》曰：「以享以祀，以介景福。」

武王伐紂，到於邢丘，輒折為三，天雨三日不休。武王心懼，召太公而問曰：「意者紂未可伐乎？」太公對曰：「不然。輒折為三者，軍當分為三也。天雨三日不休，欲灑吾兵也。」武王曰：「然何若矣？」太公曰：「愛其人及屋上烏，惡其人者，憎其骨餘。咸劉厥敵，靡使有餘。」武王曰：「於戲！天下未定也。」周公趨而進曰：「不然。使各度其宅，而佃其田。無獲舊新，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。」武王曰：「於戲！天下已定矣。」乃修武勒兵於寧，更名邢丘曰懷，寧曰修武。行克紂於牧之野。《詩》曰：「牧野洋洋，檀車皇皇，駟■原彭彭。維師尚父，時維鷹揚。涼彼武王，肆伐大商。會朝清明。」

既反商，及下車，封黃帝之後於蒗，封堯之後於祝，封舜之後於陳。下車而封夏後氏之後於祀，封殷之後於宋。封比乾之墓，釋箕子之囚，表商容之閭。濟河而西，馬放華山之陽，示不復乘；牛放桃林之野，示不復服也。車甲繫而藏之於府庫，示不復用也。於是廢軍而郊射，左射《狸首》，右射《騶虞》，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，朝覲然後諸侯知以敬。坐三老於大學，天子執醬而饋，執爵而■，所以教諸侯之悌也。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。夫武之久，不亦宜乎？《詩》曰：「勝殷遏劉，耆定爾功。」言伐紂而殷亡，武也。

孟嘗君請學於閔子，使車往迎閔子。閔子曰：「禮有來學，無往教。致師而學不能禮；往教則不能化君也。君所謂不能學者也；臣所謂不能化者也。」於是孟嘗君曰：「敬聞命矣。」明日祛衣請受業。《詩》曰：「日就月將。」

劍雖利，不厲不斷；材雖美，不學不高。雖有旨酒嘉肴，不嘗不知其旨；雖有善道，不學不達其功。故學然後知不足，教然後知不究。不足故自壞而勉；不窮故盡師而熟。由此觀之，則教學相長也。子夏問《詩》，學一以知二。孔子曰：「起予者商也，始可與言《詩》已矣。」孔子賢乎英傑，而聖德備。弟子被光景而德彰。《詩》曰：「日就月將。」

凡學之道，嚴師為難。師嚴然後道尊。道尊然後民知敬學。故太學之禮，雖詔於天子無北面，尊師尚道也。故不言而信，不怒而威，師之謂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日就月將，學有緝熙於光明。」

傳曰：宋大水，魯人弔之曰：「天降淫雨，害於棗盛，延及君地，以憂執政，使臣敬弔。」宋人應之曰：「寡人不仁，齊戒不

修，使民不時，天加以災，又遭君憂，拜命之辱。」孔子聞之曰：「宋國其庶幾矣。」弟子曰：「何謂？」孔子曰：「昔桀紂不任其過，其亡也忽焉。成湯、文王，知任其過，其興也勃焉。過而改之，是不過也。」宋人聞之，乃夙興夜寐，弔死問疾，戮力宇內三歲，年豐政平。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，則年穀未豐，而國家未寧。《詩》曰：「弗時仔肩，示我顯德行。」

齊桓公設庭燎，為使人欲造見者。期年而士不至。於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。桓公使戲之曰：「九九足以見乎？」鄙人曰：「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，期年而士不至。夫士之所以不至者，君天下之賢君也，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，故不至也。夫九九薄能耳，而君猶禮之，況賢於九九者乎！夫太山不讓礫石，江海不辭小流，所以成其大也。《詩》曰：『先民有言，詢於芻蕘。』博謀也。」桓公曰：「善」。乃固禮之。期月，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。《詩》曰：「自堂徂基，自羊來牛。」以小成大。

太平之時，民行役者不逾時。男女不失時以偶，孝子不失時以養。外無曠夫，內無怨女。上無不慈之父，下無不孝之子。父子相成，夫婦相保。天下和平，國家安寧。人事備乎下，天道應乎上。故天不變經，地不易形。日月昭明，列宿有常。天施地化，陰陽和合。動以雷電，潤以風雨，節以山川，均其寒暑。萬民育生，各得其所，而制國用。故國有所安，地有所生。聖人剝木為舟，剝木為楫，以通四方之物，使澤人足乎木，山人足乎魚，餘衍之財有所流，故豐膏不獨樂，磽确不獨苦。雖遭凶年饑歲，禹湯之水旱，而民無凍餓之色。故生不乏用，死不轉屍，夫是之謂樂。」《詩》曰：「於樂王師，遵養時晦。」

能制天下，必能養其民也。能養民者，為自養也。飲食適乎臍，滋味適乎氣，勞佚適乎筋骨，寒暖適乎肌膚。然後氣藏平，心術治，思慮得，喜怒時，起居而遊樂，事時而用足，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。故聖人不淫佚侈靡者，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。養有適，過則不樂，故不為也。是以冬不數浴，非愛水也；夏不頻湯，非愛火也。不高台榭，非無土木也。不大鐘鼎，非無金錫也。不沈於酒，不貪於色，非辟丑也。直行情性之所安，而制度可以為天下法矣。故用不靡財，足以養其生，而天下稱其仁也。養不害性，足以成教，而天下稱其義也。適情辟餘，不求非其有，而天下稱其廉也。行成不可掩，息刑不可犯，執一道而輕萬物，天下稱其勇也。四行在乎民，居則婉愉，怒則勝敵，故審其所以養，而治道具矣。治道具而遠近畜矣。《詩》曰：「於樂王師，遵養時晦。」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。

公儀休相魯，而嗜魚。一國人獻魚而不受。其弟諫曰：「嗜魚，不受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夫欲嗜魚，故不受也。受魚而免於相，則不能自給魚。無受而不免於相，長自給於魚。」此明於魚為己者也。故《老子》曰：「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乎？故能成其私。」《詩》曰：「思無邪。」此之謂也。

傳曰：魯有父子訟者，康子欲殺之。孔子曰：「未可殺也。夫民父子訟之為不義久矣。是則上失其道。上有道是人亡矣。」訟者聞之，請無訟。康子曰：「治民以孝，殺一不義，以『不孝，不亦可乎？』」孔子曰：「否。不教而聽其獄，殺不辜也。三軍大敗，不可誅也。獄讞不治，不可刑也。上陳之教，而先服之，則百姓從風矣。邪行不從，然後俟之以刑，則民知罪矣。夫一仞之牆，民不能逾；百仞之山，童子登游焉。陵遲故也。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。能謂民無逾乎？《詩》曰：『俾民不迷。』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，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。故形其仁義，謹其教道，使民目晰焉而見之，使民耳晰焉而聞之，使民心晰焉而知之。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。《詩》曰：『示我顯德行。』故道義不易，民不由也，禮樂不明，民不見也。《詩》曰：『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』言其易也。『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視。』言其明也。『眷言顧之，潸焉出涕。』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。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，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，亦不哀乎？故曰未可殺也。昔者先王使民以禮，譬之如御也。刑者鞭策也。今猶無轡銜，而鞭策以御也。欲馬之進則策其後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，御者以勞，而馬亦多傷矣。今猶此也。上憂勞而民多罹刑。《詩》曰：『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！』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，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。上下無禮，胡不遄死！」康子避席再拜曰：「僕雖不敏，請承此語矣。」孔子退朝，門人子路難曰：「父子訟，道邪？」孔子曰：「非也！」子路曰：「然則夫子胡為君子而免之也。」孔子曰：「不戒責成，害也。慢令致期，暴也。不教而誅，賊也。君子為政，避此三者。且《詩》曰：『載色載笑，匪怒伊教。』」

當舜之時，有苗不服。以其不服者，衡山在南，岐山在北，左洞庭之波，右鼓澤之水，由此險也。以其不服，禹請伐之。而舜不許，曰：「吾喻教猶未竭也。」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。天下聞之，皆薄禹之義，而美舜之德。《詩》曰：「載色載笑，匪怒伊教。」舜之謂也。問曰：「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？」曰：「非然也。禹之所以請伐者，欲彰舜之德也。故善則稱君，過則稱己，臣下之義也。假使禹為君，舜為臣，亦如此而已矣。夫禹可謂達乎為人臣之大體也。」

季孫之治魯也，眾殺人而必當其罪，多罰人而必當其過。子貢曰：「暴哉治乎！」季孫聞之曰：「吾殺人必當其罪，罰人必當其過。先生以為暴，何也？」子貢曰：「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？一年而負罰之過省，二年而刑殺之罪亡，三年而庫無拘人。故民歸之如水就下，愛之如孝子敬父母。子產病，將死，國人皆呼嗟曰：『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？』及其不免死也，士大夫哭之於朝，商賈哭之於市，農天哭之於野。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。今竊聞夫子疾之時，則國人喜；活則國人皆駭。以死相賀，以生相恐，非暴而何哉？賜聞之：托法而治謂之暴，不戒致期謂之虐，不教而誅謂之賊，以身勝人謂之責。責者失身，賊者失臣，虐者失政，暴者失民。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」於是季孫稽首謝曰：「謹聞命矣。」《詩》曰：「載色載笑，匪怒伊教。」

問者曰：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？曰：夫水者緣理而行，不遺小間，似有智者；動而下之，似有禮者；蹈深不疑，似有勇者；障防而清，似知命者；歷險致遠，卒成不毀，似有德者。天地以成，群物以生，國家以寧，萬事以平，品物以正。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思樂泮水，言彩其芣。魯侯戾止，在泮飲酒。」樂水之謂也。

問者曰：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？曰：夫山者，萬民之所瞻仰也。草木生焉，萬物植焉，飛鳥集焉，走獸休焉，四方益取與焉。出雲道風，平乎天地之間。天地以成，國家以寧。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太山巖巖，魯邦所瞻。」樂山之謂也。

傳曰：晉文公嘗出亡，反國，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。陶叔狐謂咎犯曰：「吾從而亡，有一年，顏色黯黑，手足胼胝，今反國，三行賞而不與焉。君其忘我乎？其在大過乎？子試為我言之。」咎犯言之。文公曰：「噫！我豈忘是子哉？高明至賢，志行全成，湛我以道，說我以仁，變化我行，昭明我，使我為成仕者，吾以為上賞；恭我以禮，防我以義，藩援我，使我不為非者，吾以為次；勇猛強武，氣勢自御，難在前則處前，難在後則處後，免我危難之中者，吾以為次。」然勞苦之士次之。《詩》曰：「率履不越，遂視既發。」今不內自訟過，不悅百姓，將何錫之哉！

夫詐人者曰：古今異情，其所以治亂異道。而眾人皆愚而無智，陋而無度者也。於其所見，猶可欺也；況乎千歲之後乎？彼詐人者，門庭之間猶挾欺，廁我乎千歲之上乎？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？曰：聖人以己度人者也。以心度心，以情度情，以類度類。古今一也，類不悖，雖久同理。故性緣情而不迷也。夫五帝之前無傳人，非無賢人，久故也。五帝之中無傳政，非無善政，久故也。虞夏有傳政，不如殷周之察也，非無善政，久故也。夫傳者久則愈略，近則愈詳，略則舉大，詳則舉細。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，聞其累不知其大，是以久而差。三王五帝，政之至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帝命不違，至於湯齊。」言古今一也。

舜生於諸馮，遷於負夏，卒於鳴條；東夷之人也。文王生於岐周，卒於畢郢；西夷之人也。地之相去也，千有餘里，世之相後也，千有餘歲。然得志行乎中國，若合符節。孔子曰：「先聖後聖，其揆一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帝命不違，至於湯齊。」

孔子觀於周廟，有欹器焉。孔子問於守廟者曰：「此謂何器也？」對曰：「此蓋為有座之器。」孔子曰：「聞有座器滿則覆，虛則欹，中則正。有之乎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，滿則覆，中則正，虛則欹。孔子喟然而歎曰：「嗚呼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？」子路曰：「敢問持滿有道乎？」孔子曰：「持滿之道，抑而損之。」子路曰：「損之有道乎？」孔子曰：「德行寬裕者，守之以恭；土地廣大者，守之以儉；祿位尊盛者，守之以卑；人眾兵強者，守之以畏；聰明睿智，守之以愚；博聞強記者，守之以淺。夫是之謂抑而損之。」《詩》曰：「湯降不遲，聖敬日躋。」

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，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□人，所友見者□二人，窮巷白屋先見者四□九人，時進善百人，教士千人，宮朝者萬人。成王封伯禽於魯，周公誡之曰：「往矣！子無以魯國驕士。吾，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父也，又相天下，吾於天下

亦不輕矣。然一沐三握髮，一飯三吐哺，猶恐失天下之士。吾聞德行寬裕，守之以恭者榮；土地廣大，守之以儉者安；祿位尊盛，守之以卑者貴；人眾兵強，守之以畏者勝；聰明睿智，守之以愚者善；博聞強記，守之以淺者智。夫此六者，皆謙德也。夫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由此德也。不謙而失天下，亡其身者，桀紂是也。可不慎歟？故《易》有一道，大足以守天下，中足以守其國家，近足以守其身，謙之謂也。夫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變盈而流謙，鬼神害盈而福謙，人道惡盈而好謙。是以衣成則必缺衽，宮成則必缺隅，屋成則必加措。示不成者，天道然也。《易》曰：『謙亨，君子有終，吉。』《詩》曰：『湯降不遲，聖敬日躋。』誠之哉！其無以魯國驕士也！」

傳曰：子路盛服以見孔子。孔子曰：「由。疏疏者何也？昔者江於汶，其始出也，大足以濫觴。及其至乎江之津也，不方舟，不避風，不可渡也。非其眾川之多歟？今汝衣服其盛，顏色充滿，天下有誰加汝哉！」子路趨出，改服而入，蓋揖如也。孔子曰：「由。志之，吾語汝：夫慎於言者不嘩；慎於行者不伐。色知而有長者，小人也。故君子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；言之要也。能之為能之，不能為不能；行之要也。言要則知，行要則仁。既知且仁，又何加哉！」《詩》曰：「湯降不遲，聖敬日躋。」

君子行不貴苟難，說不貴苟察，名不貴苟傳，惟其當之為貴。夫負石而赴河，行之難為者也，而申徒狄能之，君子不貴者，非禮義之中也。山淵平，天地比，齊秦襲，入乎耳，出乎口，鉤有須，卵有毛，此說之難持者也，而鄧析、惠施能之，君子不貴者，非禮義之中也。咨詔吟口，名聲若日月，與舜禹俱傳而不息，君子不貴者，非禮義之中也。故君子行不貴苟難，說不貴苟察，名不貴苟傳，維其當之為貴。《詩》曰：「不競不求，不剛不柔。」言當之為貴也。

伯夷、叔齊，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惡聲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，橫政之所出，橫民之所止，弗忍居也。思與鄉人居，若朝衣朝冠，坐於塗炭也。故聞伯夷之風者，貪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至柳下惠則不然，不差污君，不辭小官。進不隱賢，必由其道。厄窮而不憫，遺佚而不怨。與鄉人居，愉愉然不去也。雖袒裼裸裎於我側，彼安能浼我哉！故聞柳下惠之風，鄙夫寬，薄夫厚。至乎孔子去魯，遲遲乎其行也。可以去而去，可以去而去，可以止而止，去父母國之道也。伯夷，聖人之清者也；柳下惠，聖人之和者也；孔子，聖人之中者也。《詩》曰：「不競不求，不剛不柔。」中庸和通之謂也。

王者之等賦正事，田野什一，關市譏而不徵，山林澤梁，以時入而不禁。相地而攘正，理道而致貢。萬物群來，無有流滯。以相遺移。近者不隱其能，遠者不疾其勞。無幽間僻陋之國。莫不趨使而安樂之。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。詩曰：「敷政優優，百祿是遒。」

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。王曰：「敢問兵之要？」臨武君曰：「夫兵之要，上得天時，下得地利，後人發，先人至。此兵之要也。」孫卿曰：「不然。夫兵之要，在附親士民而已。六馬不和，造父不能以致遠；弓矢不調，羿不能以中微；士民不親附，湯武不能以戰勝。由此觀之，要在附親士民而已矣。」臨武君曰：「不然。夫兵之用，變故也；其所貴，謀詐也。善用之者猶脫兔，莫知其出。孫吳用之，無敵於下。由此觀之，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？」孫卿曰：「不然。君之所道者，諸侯之兵，謀臣之事也。臣之所道者，仕人之兵，聖王之事也。彼可詐者，必怠慢者也；君臣上下之際，突然有離德者也。夫以詖而詐桀，猶有功拙幸焉，以桀而詐堯，如以指撓沸，以卵投石，抱羽毛而赴烈火，入則又也。夫何可詐也！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？彼其與至者，必欺其民。民之親我也，芬若椒蘭，歡如父子。彼顧其上，如■毒蜂蠆之人。雖桀詖豈肯為其所至惡，賊其所至愛哉！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。彼則先覺其失，何可詐哉！且仁人之兵，聚則成卒，散則成列。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，嬰之者斷；兌居則若莫邪之利鋒，當之者潰；圓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；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。觸之角摧折節而退爾，夫何可詐也！《詩》曰：『武王載發，有虔秉鉞。如火烈烈，則莫我敢遏。』此謂湯武之兵也。」孝成王避席仰首曰：「寡人雖不敏，請依先生之兵也。」

受命之士，正衣冠而立，儼然人望而信之。其次聞其言而信之。其次見其行而信之。既見其行，而眾皆不信，斯下矣。《詩》曰：「慎爾言矣，謂爾不信。」

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，不窺牖而見天道。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，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，以己之情量之也。己惡饑寒焉，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。己惡勞苦焉，則知天下欲安佚也。己惡衰乏焉，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。知此三者，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。故君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夫處饑渴，苦血氣，困寒暑，動肌膚，此四者，民之大害也。害不除，未可教御也。四體不掩，則鮮仁人。五藏空虛，則無立士。故先王之法，天子親耕，后妃親蠶，先天下憂衣與食也。《詩》曰：「父母何嘗。心之憂矣，之子無裳。」